

“欲作奔豚”与“必发奔豚”浅议

八三级 刘 砖

“欲作奔豚”出自《伤寒论》第65条：“发汗后，其人脐下悸者，欲作奔豚，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主之。”（凡原文部分的文字和条文号码，均依李培生主编的《伤寒论讲义》1985年版，且该书以下简称教材）

“必发奔豚”出自第117条：“烧针令其汗，针处被寒，核起而赤者必发奔豚，气从少腹上冲心者，灸其核上各一壮，与桂枝加桂汤，更加桂枝二两也。”教材对“欲作奔豚”和“必发奔豚”的病机，二者的区别及对某些关键问题的论述欠详、欠妥甚或“默然”，在此试作探微，以求教正之。

一、对二者的病机认识

教材对“欲作奔豚”的病机解释为：发汗损伤心阳，心火衰则不能制水于下……水气初动，与阳气相搏而致。这种解释乍看有理，但仔细读《伤寒论》其他条文，则顿生疑惑。如第64条云：“发汗过多，其人叉手自冒心，心下悸，欲得按者，桂枝甘草汤主

成无已：“阳明病，无汗而小便不利者，热蕴于内而不得越，心中懊恼者，热气郁蒸，欲发于外，而为黄也。”柯韵伯：“阳明病，法多汗反无汗，则热不得越，小便不利，则热不得降；心液不支故虽未经汗下，而心中懊恼也。”观成，柯之注，均未说明湿热蕴结之部位。再说，秦之桢：“……以黄色属土，土中湿热，则发黄色。”万全：“阳明病，无汗，小便不利……此阳明自病也。”

“胃属土而色黄，胃为热蒸则色见于外，必发黄也。”观秦、万之注，他们均认为本条发黄是阳明自病。”个人认为这种观点有不当之处。因为虽五色与五脏相应，然并非是

之。”第118条云：“火逆下之，因烧针烦躁者，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主之。”第112条云：“伤寒脉浮，医以火迫劫之，亡阳，必惊狂，卧起不安者，桂枝去芍药加蜀漆牡蛎龙骨救逆汤主之。”诸条文中，明确指出诸多变证是因发汗过多、火逆下之、火迫劫之均致心阳虚而表现为其人叉手自冒心，心下悸，或烦躁，或必惊狂，卧起不安等症，并未提及有欲作奔豚之证，况这些误治之法较“发汗后”损心阳程度为重，甚至还特意点出“亡阳”。在《伤寒论》所载百余方中也仅有桂枝去芍药加蜀漆牡蛎龙骨救逆汤专指为救逆，可见其亡心阳之重。在上述情况中，若按教材的推理也应该有“欲作奔豚”的现象出现，但结果恰恰相反。可见教材推理有误，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欲作奔豚”和“必发奔豚”的呢？

首先我们分析仲景的拟方意义：桂枝甘草汤，药仅桂枝，甘草二味，二者相配，有辛甘合化，温通心阳之功；桂枝甘草龙骨牡

色见是脏病，如：脾虚可出现黄色，胆道阻滞之黄疸亦可见黄色。

总而言之，因阳明热阻少阳，少阳枢机不利，使阳明里热外达的通路受阻，湿热不得外泄，故199条言“无汗，小便不利”。湿热郁阻三焦，内淫肝胆致发黄。可以认为：“心中懊恼”是发黄的先兆，“无汗，小便不利”是发黄的病变基础。

主要参考资料：

《伤寒来苏集》

《伤寒贯珠集》

《再注伤寒论》

《伤寒大白》

蛎汤，药用四味，除用桂枝，甘草温通心阳，还加入龙骨牡蛎以潜镇心神；桂枝去芍药加蜀漆牡蛎龙骨救逆汤，除用桂枝，甘草以复心阳，生姜大枣以复中焦，还重用龙骨、牡蛎潜镇心神而止惊狂。三方均治心阳被损甚或亡失之证。然苓桂甘枣汤则不同，方中除用桂枝、甘草以复心阳，大枣培补中焦脾土，还重用茯苓淡渗利水。茯苓用达半斤，这在《伤寒论》中是少有的，五苓散茯苓用二两，猪苓汤茯苓用18铢，真武汤茯苓用三两，苓桂术甘汤茯苓用四两，唯本方用半斤，且各方均诸药同煎，唯本方先煎茯苓。用量独大，煎法独异，可见此方除具温复心阳的作用外，还是疗水重剂。蓄水之重不言自明。饮停于何？从“脐下悸”可知为在脐下。仅损心阳，心火不能制水于下，使肾水凝聚，顷刻之变不会有如此之多的蓄水。所以仲景在64、118、112条的条文中也未提到因心阳虚或亡而致下焦会有水饮存在，方药中也无有逐水之品。可见苓桂甘枣汤所治疗的水饮是蓄之日久的。换言之，在误治损伤心阳之前，患者是素有导致水饮变生的病变基础的。故教材所言混淆了因果关系，所论不确。

在桂枝加桂汤中，以方测证，非为易事，仲景亦明此理，故在煎服法后特补一笔：“所以加桂者，以泄奔豚气也。”在117条的条文中也有“气从少腹上冲心”之自注句。可见桂枝加桂汤证是气为患，由用桂枝降冲逆，寒气可知。不须赘言，依苓桂甘枣汤证之推法，此寒气亦是蓄之日久且稽留于少腹。教材仅言：“用烧针的方法责令病人发汗，损伤心阳，阳虚阴乘，水寒之气乘虚上犯心胸，故发奔豚。”未有明确指出水寒之气即本文所谓之寒气是系伏于下焦的。

二、对此二症之所以能发生的认识

奔豚证之发生，教材认为：“迫劫发汗，损伤心阳，阳虚阴乘，水寒之气乘虚上

犯心胸，故发奔豚。”对“欲发奔豚”和“必发奔豚”则认为“若发汗损伤心阳……水气初动，与阳气相搏，故为欲作奔豚”，“若发汗损伤心阳，心火衰则不能制水于下，若水气发动，表现为气从少腹上冲心胸至咽喉者，则为已作奔豚。”至于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现象，教材没有进一步讨论。水饮不会自己动，必有鼓动之力作用于它才可能动或欲动。那么脐下悸为下焦水饮欲动，这鼓动之力是什么呢？成无已在《注解伤寒论》中言：“汗者，心之液。发汗后，脐下悸者，心气虚而肾气发动也。”尤在泾在《伤寒贯珠集》中提到“欲作奔豚”为“发汗后，脐下悸者，心气不足而肾气乘之也。”“必发奔豚”是“心气因汗而内虚，肾气乘寒而上逆。”他们认识到是“肾气乘之”起作用，心者属火，肾者属水，在心阳被损的情况下，火虚水乘，肾气乘虚而上攻，若上攻的道路通畅，就会发生心下悸，犹如64条所论。但恰恰在这个时候，因寒饮或寒气停于脐下或少腹，通路被阻，攻冲之气作用于水饮，则“欲作奔豚”，作用于寒气则乘寒气而动“必发奔豚”。

三、对“欲作奔豚”的欲字的认识

冉雪峰在《再注伤寒论》中提到：“脐下悸是病变奔豚的先兆，病变甚，则奔豚必作，欲作云者，是将作，而犹未作。”柯琴在《伤寒来苏集》中言：“然水势尚在下焦，欲作奔豚，尚未发也，当先其时而治之。”后又补充“发汗后脐下悸，是水邪欲乘虚而犯心，故君茯苓以正治之，则奔豚自不发。”南京中医学院所编《伤寒论语释》中言：“虽然还没有上冲，但病人自觉脐下动悸，已有上冲心胸的趋势，所以说欲作奔豚。”教材言“欲作奔豚，亦即奔豚证的待发证候”。上述注本言外之意是“欲作奔豚”为“必发奔豚”的先兆，若不及时治疗，有可能实现上攻于心。果真如此吗？

不，因为“欲作奔豚”与“必发奔豚”病理机制虽然相似，但所素伏之邪不同，寒饮与寒气相较，前者有形，后者无形，以气之微，饮之重，上逆之气作用于水饮，故只能尽鼓动之能事，而无力将寒饮冲至心下，然作用于寒气则不同，无形之寒气动则可上冲至心。所以素蓄水饮仅觉脐下悸，素积寒气则感气从少腹上冲心。二者并没有必然关系，所以“欲作奔豚”不是说奔豚将作。在这里“欲”字不作“将要”解，只是仲景一种夸张手笔的运用，依上下文的意思，仲景是说处于脐下悸的那种状态就犹如奔豚气从少腹刚要往上冲的那一瞬间的痛苦状态一样。在《伤寒论》中还可以找到这样的写法。如“少阴病，吐利，手足逆冷，烦躁欲死者，吴茱萸汤主之。”烦躁欲死也是形容患者处于烦躁不堪的状态，不可与濒死的感觉同日而语。故“欲”字在这里可以不做“将要”解，也根本不能作“将要”解，只不过形容一种状态罢了。

由于经典医籍距今年久，字简义奥。若仅从文字上解释或凭主观臆断，有可能造成

一字之误则谬之千里，前面已有明证。这就要求我们在做文字解释之后，一定要看这样的解释于医理上通不通，若不通就要更正我们的解释。这是非常重要而又非人人都注意的事情。先前的注家也是有很多人曾犯过这样的错误。所以我们也不能抱着一家之注不放，它会使我们误入歧途的。再者经典医籍本身也不可能绝对正确，对待书中错误之处，我们更不可牵强附会，甚或明知他错却不敢提出相反的看法。这样会后患无穷。

以上谈了一些我个人的肤浅看法，管窥之见，一得之愚，必有很多疏漏错误之处，望老师和同学教正。

参考资料

- ①《注解伤寒论》成无己
- ②《伤寒贯珠集》尤在泾
- ③《再注伤寒论》冉雪峰
- ④《伤寒来苏集》柯琴
- ⑤《伤寒论语释》南京中医学院伤寒教研室
- ⑥《伤寒论讲义》李培生

研组

仲景学会

——本院学生学术团体简介

仲景学会是我院学生自发组织的学术团体，她是我们的学术中心。她的口号为：严谨、勤奋、求实、进取，旨在互勉共进，立成才之志，走成才之路。成为我们的成长园地。

仲景学会成立于一九八六年四月。一年多来，我们组织了“如何写好论文”等多种专题讲座，召开了2次“青年论坛”研讨会，并就重要的学术论文进行学习、研讨、辩论等活动，多次参加社会上的义务咨询、义诊活动。我学会为了深入研究中医学术，成立了“伤寒”、“诊断”、“内科”、“针灸”等学科兴趣小组，会员们在指导老师的帮助下开展活动。学会还得到临床部和中医研究所等部门的支持，到风湿寒病科、妇科等进行临床学习，极大地丰富了同学们的临床、科研知识，培养会员们开拓探索精神、深化知识，扩展视野，开发智能，增长才干，深受同学们的欢迎。在此期间我们共征集论文120余篇。仲景学会的各项活动和会员们所写论文均得到了学院、系党、政、团及各位指导老师认真、细致的帮助和指导，目前学会正在不断地成长和壮大。

石克玲供稿